

佛陀的聖弟子（下）

釋開仁 · 2011/2/22

（三）阿難（ānanda）¹

一、修習止觀所得之解脫，師及弟子同法、同義、同句、同味

1、《雜阿含·464經》卷17：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睢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詣上座上座名者所，詣已，恭敬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上座上座名者言：「若比丘於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，當以何法專精思惟？」

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於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者，當以二法專精思惟，所謂止、觀。」

尊者阿難復問上座：「修習於止，多修習已，當何所成？修習於觀，多修習已，當何所成？」

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修習於止，終成於觀，修習觀已，亦成於止。謂聖弟子止觀俱修，得諸解脫界。」²

¹（1）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卷6：「為佛弟子給侍第一。」（CBETA, T02, no. 100, p. 413, c16）

（2）《摩訶僧祇律》卷15：「世尊說（*阿難）三事具足：姓、字、眷屬成就。於學地中，多聞第一，給侍第一。」（CBETA, T22, no. 1425, p. 350, b5-7）

（3）《摩訶僧祇律》卷18：「尊者阿難名字吉具足，性吉具足，家吉具足。此三事故，為世人所重。」（CBETA, T22, no. 1425, p. 373, b25-27）

（4）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11：「尊者阿難陀…是佛堂弟，捨位出家，於世尊所親奉供侍，雖經長夜，無勞倦心，大智聰明，聖所稱歎，如來所說，一切經典，聞悉能受，如瓶瀉水，置之異器。於大師眾弟子之中，多聞總持最為第一。」（CBETA, T23, no. 1442, p. 682, c16-20）

（5）《翻譯名義集》卷1：「阿難，《大論》：秦言歡喜。佛成道時，斛飯王家使來，白淨飯王言：貴弟生男。王心歡喜言：今日大吉。語來使言：是男當字為阿難。舉國欣慶又名慶喜，亦翻無染，雖殘思未盡，隨佛入天人、龍宮，見女心無染著故。玄云：持三藏教。」（CBETA, T54, no. 2131, p. 1064, a12-16）

（6）《法華義疏》卷1〈1序品〉：「阿難者，此云歡喜。一者、形容端正，見者歡喜。二者，佛得道夜生，謂歡喜日生，名歡喜。三者、過去發願，願名歡喜。支道林云：博門；又云：無染著。其人初果具足煩惱，見天龍女不起染心，故云無染也。是斛飯王之子也。」（CBETA, T34, no. 1721, p. 460, b19-23）

²（1）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02：「問：何等阿羅漢唯修盡智、無學正見二無漏慧？何等阿羅漢具修盡、無生智、無學正見三無漏慧耶？」

答：…復次，有阿羅漢修止為先而入聖道，有阿羅漢修觀為先而入聖道；前唯修二，後具修三。復次，有阿羅漢以止修心依觀得解脫，有阿羅漢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；前唯修

阿難復問上座：「云何諸解脫界？」

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若斷界、無欲界、滅界，是名諸解脫界。」

尊者阿難復問上座：「云何斷界？乃至滅界？」

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斷一切行，是名斷界；斷除愛欲，是無欲界；一切行滅，是名滅界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聞上座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往詣五百比丘所，恭敬問訊，退坐一面，白五百比丘言：「若比丘於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時，當以何法專精思惟？」

時，五百比丘答尊者阿難：「當以二法專精思惟，乃至滅界，如上座所說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聞五百比丘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，當以何法專精思惟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，當以二法專精思惟，乃至滅界，如五百比丘所說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、同句、同義、同味，我今詣上座名上座者，問如此義，亦以此義、此句、此味答我，如今世尊所說。我復詣五百比丘所，亦以此義、此句、此味而問，彼五百比丘亦以此義、此句、此味答，如今

二，後具修三。」(CBETA, T27, no. 1545, p. 527, a27-b11)

(2)《成實論》卷 15〈187 止觀品〉：「問曰：經中說：『以止修心依觀得解脫；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。』是事云何？答曰：『行者若因禪定生緣滅智，是名以止修心依觀得解脫。若以散心分別陰界入等，因此得緣滅止，是名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。若得念處等達分攝心，則俱修止觀。又一切行者，皆依此二法，得滅心解脫。』」(CBETA, T32, no. 1646, p. 358, c20-27)

(3)《藏要》卷 7，p.976-977：「問曰：經中所說以止修心，依觀得解脫；以觀修心，依止得解脫，是事云何？答曰：行者若因禪定生緣滅智，是名以止修心，依觀得解脫；若以散心分別陰界入等，因此得緣滅止，是名以觀修心，依止得解脫。若得念處等達分攝心，則俱修止觀。」

(4)印順法師《空之探究》(p.11-12)：「定與慧，要修習而成。分別的說：修止——奢摩他(samatha)可以得定，修觀——毘鉢舍那(vipassanā)可以成慧。止是住心於一處，觀是事理的觀察，在修持上，方法是不相同的。但不是互不相關，而是相互助成的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 17（大正 2，118b）說：「修習於止，終成於觀；修習觀已，亦成於止。謂聖弟子止觀俱修，得諸解脫界。」

依經說，有先修止而後成觀的，有先修觀而後成止的。一定要止觀雙修，才能得「淺深不等的」種種解脫界。《增支部》分為四類：一、修止而後修觀；二、修觀而後修止；三、止觀俱修；四、掉舉心重的，在止觀中特重於修止。這可見，止與觀，定與慧，可以約修持方法而分別說明，而在修持上，有著相成的不可或缺的關係。所以《大毘婆沙論》引《法句》說：「慧闕無靜慮（禪），靜慮闕無慧；是二具足者，去涅槃不遠。」

(5)溫宗堃：「《增支部》(Aṅguttaranikāya vol. 2, p.157ff)的前二種方式：

『友啊！在此，比丘修習以止為先的觀。當他修習以止為先的觀時，道被生。他行、修習、多修彼道，諸結被斷，諸隨眠止息。復次，友啊！比丘修習以觀為先的止。當他修習以觀為先的止時，道被生。他行、修習、多修彼道，諸結被斷，諸隨眠止息。』

十二世紀的舍利弗(Sāriputta)所編的《增支部復註》——《真義寶函》(Sāratthamañjusā)：『在第十經裡的「修習以止為先的觀」，此就止乘者而說。因為他先令近行定或安止定生起，這是止。他觀察它〔譯按：指近行或安止定〕及與它相應的法為無常等，這是觀。如是，先是止，後是觀。因此說「修習以止為先的觀」。「修習以觀為先的止」：此就觀乘者而被說。他未得上述的定，而觀五取蘊為無常等。』(Mp-ṭ vol. 2, p. 344 (CSCD))

世尊所說。是故當知，師及弟子一切同法、同義、同句、同味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知彼上座為何如³比丘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不知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上座者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已捨重擔，正智心善解脫，彼五百比丘亦皆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⁴

2、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29：

【《發智論》】如世尊說：有三界，謂斷界、離界、滅界，乃至廣說。

（一）斷、離、滅三界及同分言論

問：何故作此論？

答：為廣分別《契經》義故。

謂《契經》說：「具壽阿難，往詣尊者名上座(mahānāma)所。」

問：何故阿難往詣彼所？

答：尊者阿難，是樂法者，是正法將，攝受聖教，御聖教船。恒巡四眾，教授教誡，數數觀察諸苾芻等，勿有懈怠耽著戲論，或於境界顛倒思惟，令彼一生空過顛墜，故往彼所。

復次，阿難作如是念：「彼名上座，恒樂寂靜，居阿練若，勇猛精勤，證何妙德，我應往問。若能為我說所證德，我當合掌隨喜讚歎。若不爾者，方便慇懃示其加行，令速證得，勿彼多時居阿練若，空無所獲。」故往彼所。

如彼《經》說：「具壽阿難到已，施設同分言論，非不同分。」

問：何等名為同分言論？

答：若居阿練若者，問以阿練若法；若持毘奈耶者，問毘奈耶；若誦素怛纜者，問素怛纜；若學阿毘達磨者，問阿毘達磨。是名同分言論，與此相違名不同分言論。

謂居阿練若者，問以三藏；持毘奈耶者，問阿練若及餘二藏；誦素怛纜者，問阿練若及餘二藏；學阿毘達磨者，問阿練若及餘二藏，或更問餘事，皆名不同分言論。尊者阿難所以唯作同分言論，若作不同分言論者，彼不解故，便不能答。既不能答，心便羞恥，以羞恥故，鬥諍違拒。不欲令彼起如是過，是故唯作同分言論。謂但問彼阿練若法。

如彼經說：「爾時，阿難問名上座：若有苾芻，居阿練若，或居樹下，或居靜室，或在塚間，應數思惟何等行法？時名上座，白阿難言：若有苾芻，居阿練若，或居樹下，或居靜室，或在塚間，應數思惟二種行法，謂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所以者何？若奢摩他熏修心者，依毘鉢舍那而得解脫；若毘鉢舍那熏修心者，依奢摩他而得解脫；若奢摩他、毘鉢舍那熏修心者，依三種界而得解脫，云何三界？所謂斷界、離

³ 何如：如何，怎麼樣。用於詢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p.1225）

⁴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118, b15-c23)

界、滅界。」

（二）於一心中奢摩他、毘鉢舍那由加行故，有二種差別

問：依對法義，於一心中有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云何建立如是二種行者差別？

答：由加行故，二種差別。謂加行時，或多修習奢摩他資糧，或多修習毘鉢舍那資糧。

◎多修習奢摩他資糧者，謂加行時，恒樂獨處、閑居、寂靜，怖畏憤鬧、見誼、雜過，恒居靜室，入聖道時名奢摩他行者。

◎多修習毘鉢舍那資糧者，謂加行時，恒樂讀誦、思惟三藏，於一切法自相、共相，數數觀察，入聖道時名毘鉢舍那行者。

復次，或有繫心一緣不分別法相，或有分別法相不繫心一緣。若繫心一緣不分別法相者，入聖道時名奢摩他行者；若分別法相不繫心一緣者，入聖道時，名毘鉢舍那行者。

復次，若利根者，名毘鉢舍那行者；若鈍根者，名奢摩他行者。如利根、鈍根如是，因力、緣力，內分力、外分力，內正思惟力、外聞他音力，應知亦爾。

（三）緣涅槃勝解

問：斷、離、滅界，體是無爲、無因、無果。云何乃說若奢摩他、毘鉢舍那熏修心者，依三種界而得解脫？

答：彼《契經》於緣涅槃勝解，以界聲說。謂修行者，雖加行時，精進勇猛，修習止觀二種資糧，若於涅槃不起勝解，決定趣證，畢竟不能斷諸煩惱，心得解脫。故緣涅槃勝解名界，依此界故，心得解脫。

如彼《經》說：「爾時，阿難問名上座：何等斷故，名為斷界？何等離故，名為離界？何等滅故，名為滅界？名上座言：一切行斷故，名斷界；一切行離故，名離界；一切行滅故，名滅界。尊者阿難聞已合掌，隨喜讚歎辭退。復詣竹林道場，以此事問五百苾芻，彼復皆如名上座答。……」⁵

二、舉阿難有四奇特之法

《長阿含·2 遊行經》卷4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諸佛給侍⁶弟子亦如阿難，未來諸佛給侍弟子亦如阿難。然過去佛給侍弟子，語然後知；今我阿難，舉目即知如來須是，世尊須是，此是阿難未曾有法，汝等持之。

轉輪聖王有四奇特未曾有法，何等四？聖王〔1〕行時，舉國民庶皆來奉迎，見已歡喜，聞教亦喜，瞻仰威顏，無有厭足；轉輪聖王〔2〕若住、〔3〕若坐及與〔4〕臥時，國內臣民盡來王所，見王歡喜，聞教亦喜，瞻仰威顏，無有厭足，是為轉輪聖王四奇特

⁵ (CBETA, T27, no. 1545, p. 147, c14-p. 148, b21)

⁶ 給侍：服事；侍奉。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p.842)

法。

今我阿難亦有此四奇特之法，何等四？〔1〕阿難默然入比丘眾，眾皆歡喜，為眾說法，聞亦歡喜，觀其儀容，聽其說法，無有厭足。復次，阿難默然至〔2〕比丘尼眾中、〔3〕優婆塞眾中、〔4〕優婆夷眾中，見俱歡喜，若與說法，聞亦歡喜，觀其儀容，聽其說法，無有厭足。是為阿難四未曾有奇特之法。」⁷

三、舉阿難般涅槃之未曾有法

《中阿含·33 侍者經》卷8〈4 未曾有法品〉：

復次，一時，佛般涅槃後不久，尊者阿難遊於金剛，住金剛村中。是時，尊者阿難無量百千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。於是，尊者金剛子亦在眾中。尊者金剛子心作是念：此尊者阿難，故是學人，未離欲耶？我寧可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，觀尊者阿難心。於是，尊者金剛子便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觀尊者阿難心，尊者金剛子即知尊者阿難，故是學人而未離欲。

於是，尊者金剛子從三昧起，向尊者阿難而說頌曰：「山林靜思惟，涅槃令入心；瞿曇禪無亂，不久息跡證。」於是，尊者阿難受尊者金剛子教，離眾獨行，精進無亂。彼離眾獨行，精進無亂，族姓子所為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者，唯無上梵行訖，彼即於現法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：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尊者阿難知法已，乃至得阿羅訶，尊者阿難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坐床上，下頭未至枕頃，便斷一切漏，得心解脫。」⁸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當結加趺坐而般涅槃。」尊者阿難便結跏趺坐而般涅槃，若尊者阿難結跏趺坐而般涅槃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⁹

（四）須菩提（subhūti）¹⁰

⁷ (CBETA, T01, no. 1, p. 25, c11-27)

⁸ 《大智度論》卷2〈1 序品〉：「阿難思惟諸法，求盡殘漏；其夜坐禪經行，慇懃求道。是阿難智慧多，定力少，是故不即得道；定智等者，乃可速得。後夜欲過，疲極偃息，却臥就枕，頭未至枕，廓然得悟；如電光出，闇者見道。阿難如是入金剛定，破一切諸煩惱山；得三明、六神通、共解脫，作大力阿羅漢。即夜到僧堂門，敲門而喚。大迦葉問言：「敲門者誰？」答言：「我是阿難。」大迦葉言：「汝何以來？」阿難言：「我今夜得盡諸漏。」大迦葉言：「不與汝開門，汝從門鑰孔中來！」阿難答言：「可爾！」即以神力從門鑰孔中入，禮拜僧足懺悔，「大迦葉莫復見責！」大迦葉手摩阿難頭言：「我故為汝，使汝得道；汝無嫌恨，我亦如是，以汝自證。譬如手畫虛空，無所染著；阿羅漢心亦如是，一切法中得無所著。復汝本坐。」(CBETA, T25, no. 1509, p. 69, a7-23)

⁹ (CBETA, T01, no. 26, p. 474, c12-p. 475, a8)

¹⁰ (1) 《翻譯名義集》卷1：「須菩提，《淨名疏》云：此云善吉。亦云善業。亦云空生；其生之日家室皆空，父母驚異請問相師，相師占云：此是吉相，因名善吉。稟性慈善不與物諍，及其出家見空得道，兼修慈心得無諍三昧，是以，常能將護物心，故名善業。以生

一、能真實住於無諍法

《中阿含·169 拘樓瘦無諍經》卷 43〈2 根本分別品〉：

有諍法、無諍法。云何有諍法？云何無諍法？

1、欲樂苦行是有諍法，中道是無諍法

若欲相應與喜樂俱，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若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

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於涅槃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感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2、有結是有諍、無結是無諍

有結不盡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有結滅盡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感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3、不求內樂是有諍、求於內樂是無諍

不求內樂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求於內樂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感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4、非聖樂是有諍、是聖樂是無諍

於中若有樂，非聖樂是凡夫樂，病本、癰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習、不可廣布，我說於彼則不可修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於中若有樂，是聖樂、無欲樂、離樂、息樂、正覺之樂，無食無生死，可修、可習、可廣布，我說於彼則可修也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感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5、有道說無義相應是有諍、有道說與義相應是無諍

於中若有道說不真實虛妄、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、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

時家宅皆空，因名空生，家宅皆空，即表其長成解空之相；生曰，無諍三昧者，解空無致論處為諍也。《西域記》云：蘇部底，唐言善現，舊曰須扶提，或云須菩提；譯曰善吉，皆訛。熏聞云：應知善相不唯空物，亦能感物。故《譬喻經》云：舍衛國長者名鳩留，產子，小字須菩提，有自然福報，食器皆空所欲皆滿；然則空非斷無，表妙有之不亡也。真諦云：是東方青龍陀佛。又《增一阿含》云：喜著好衣行本清淨，所謂天須菩提，是知釋門有二須菩提。」(CBETA, T54, no. 2131, p. 1063, c1-15)

- (2)《法華義疏》卷 1〈1 序品〉：「須菩提者，此云空生，以是生時諸物皆空。相師云：此兒必解空第一，故名空生；亦云善吉，舍衛國有長者名拘留，無兒乞天神得之，後長大請佛出家，因隨佛往祇洹精舍作比丘。」(CBETA, T34, no. 1721, p. 460, b15-19)

也。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、與義相應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感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6、無齊限說者此法有諍、齊限說者此法無諍

無齊限說者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齊限說者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感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7、隨國俗法是及非此法有諍、隨國俗法不是不非此法無諍

隨國俗法，是及非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隨國俗法，不是不非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感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是謂諍法，汝等當知諍法及無諍法。知諍法及無諍法已，棄捨諍法，修習無諍法，汝等當學。

如是須菩提族姓子，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。知法如真實，須菩提說偈：「此行真實空，捨此住止息¹¹。」¹²

二、佛讚須菩提之禮佛義——無常、空、無我

《增壹阿含·5經》卷28〈36聽法品〉：

是時，優鉢華色比丘尼聞如來今日當至閻浮提僧迦尸池水側，聞已，便生此念：四部之眾、國王、大臣、國中人民，靡不往者。設我當以常法往者，此非其宜。我今當作轉輪聖王形容，往見世尊。是時，優鉢華色比丘尼還隱其形，作轉輪聖王形，七寶具足。所謂七寶者：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、玉女寶、典兵寶、典藏寶，是謂七寶。

爾時，尊者須菩提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，在一山側縫衣裳。是時，須菩提聞世尊今日當來至閻浮里地，四部之眾靡不見者，我今者宜可時往問訊禮拜如來。爾時，尊者須菩提便捨縫衣之業，從坐起，右脚著地。是時，彼復作是念：「此如來形，何者是世尊，為是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乎？往見者復是地、水、火、風種乎？一切諸法皆悉空寂，無造、無作。如世尊所說偈言：

『若欲禮佛者，及諸最勝者；陰持入諸種，皆悉觀無常。

曩昔¹³過去佛，及以當來者；如今現在佛，此皆悉無常。

若欲禮佛者，過去及當來；說於現在中，當觀於空法。

若欲禮佛者，過去及當來；現在及諸佛，當計於無我。』

此中無我、無命、無人、無造作，亦無形容¹⁴有教、有授者，諸法皆悉空寂。何者是我？我者無主。我今歸命真法之聚。」爾時，尊者須菩提還坐縫衣。

¹¹ 「須菩提說偈，此行真實空，捨此住止息」。印順法師在《性空學探源》(p.255-p.256)對此有所解說：「須菩提尊者，能夠捨離「此」語言戲論，安住無諍（止息），就是行真實空。」

¹² (CBETA, T01, no. 26, p. 703, a15-c11)

¹³ 曩昔：往日，從前。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851)

¹⁴ 形容：外貌；模樣。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112)

是時，優鉢華色比丘尼作轉輪聖王形，七寶導從至世尊所。是時，五國王遙見轉輪聖王來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自相謂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世間出二珍寶：如來、轉輪聖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將數萬天人從須彌山頂來，至池水側。是時，世尊舉足蹈地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變震動。是時，化轉輪聖王漸漸至世尊所，諸小國王及人民之類各各避之。是時，化聖王覺知以近世尊，還復本形，作比丘尼禮世尊足，五王見已。各自稱怨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今日極有所失，我等先應見如來，然今此比丘尼先見之。」

是時，比丘尼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今禮最勝尊，今日先得覲省，我優鉢花色比丘尼是如來弟子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彼比丘尼而說偈言：

「善業以先禮，最初無過者；空無解脫門，此是禮佛義。

若欲禮佛者，當來及過去；當觀空無法，此名禮佛義。」¹⁵

（五）富樓那（pūrṇa, puṇṇa）¹⁶

《雜阿含·311經》卷13：

佛告富樓那：「我已略說法教，汝欲何所住？」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蒙世尊略說教誡，我欲於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。」

佛告富樓那：「西方輸盧那人，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好罵。富樓那！汝若聞彼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好罵、毀辱者，當如之何？」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彼西方輸盧那國人，面前兇惡、訶罵、毀辱者，我作是念：彼西方輸盧那人，賢善、智慧，雖於我前，兇惡、弊暴、好罵、毀辱我，猶尚不以手石而見打擲。」

佛告富樓那：「彼西方輸盧那人，但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罵辱，於汝則可脫，復當

¹⁵ 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07, c4-p. 708, a20)

¹⁶ (1)《翻譯名義集》卷1：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《文句》云：富樓那翻滿願，彌多羅翻慈，尼，女也。父於滿江禱梵天求子正值江滿，又夢七寶器盛滿中寶入母懷，母懷子，父願獲，從諸遂願，故言滿願。彌多羅尼，翻慈行，亦云知識。《四韋陀》有此品，其母誦之，以此為名，或名彌室（音質）子，翻善知識。支謙譯《度無極經》，名滿祝子，謂父於滿江禱梵天而得其子。《西域記》云：布刺拏梅咀麗衍尼弗咀羅，唐言滿慈子，舊訛略云：彌多羅尼子。」(CBETA, T54, no. 2131, p. 1063, c16-25)

(2)《法華義疏》卷1〈1序品〉：「富樓那者，翻之為滿。王舍城婆羅門兒，其祖父母將其所生父母，江邊祠天乞子，設華香供養梵天，及誦諸呪，母夜夢見有人以器盛滿雜寶持授與之，其安置腹前而寶器忽然入腹，覺後向夫述之，夫答婦云：必是梵天與汝兒；此兒後當寶器具足一切能知，因此遂生兒。太聰明遍學世伎術，出家後得羅漢，佛說法時能誦持之，善解其義，伏諸外道。從夢寶器及所知二事作名，故稱為滿也。彌多羅者，此云慈行。《四韋陀》中有此品名，其母誦之，從所誦立名故名慈行。尼者，翻為女。天竺名女為尼，名男為那，但名富樓那者多故，以母名標之。《大意》者云：滿者，蓋是慈行女之子也。舊云：富樓那不異上，彌多羅此云善知識也。餘處或云：滿願子也。」(CBETA, T34, no. 1721, p. 460, a29-b15)

以手石打擲者，當如之何」？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西方輸盧那人，脫以手石加於我者，我當念言：輸盧那人賢善、智慧，雖以手石加我而不用刀杖」。

佛告富樓那：「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汝者，復當云何」？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我者，當作是念：彼輸盧那人賢善、智慧，雖以刀杖而加於我，而不見殺」。

佛告富樓那：「假使彼人脫殺汝者，當如之何」？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西方輸盧那人脫殺我者，當作是念：有諸世尊弟子，當厭患身，或以刀自殺，或服毒藥，或以繩自繫，或投深坑。¹⁷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、智慧，於我朽敗之身，以少作方便，便得解脫」。

佛言：「善哉！富樓那！汝善學忍辱，汝今堪能於輸盧那人間住止。汝今宜去，度於未度，安於未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」。

爾時、富樓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、尊者富樓那，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還出，付嚼臥具，持衣鉢，去至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。

到已，夏安居，為五百優婆塞說法，建立五百僧伽藍，繩床、臥褥、供養眾具，悉皆備足。三月過已，具足三明。即於彼處入無餘涅槃。¹⁸

（六）大迦葉（Mahā-kāśyapa，Mahā-kassapa）¹⁹

¹⁷ 詳見《雜阿含·809經》卷29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207, b21-p. 208, a8)

¹⁸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89, b17-c23)

¹⁹ (1)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11：「尊者大迦葉波…是大婆羅門勝妙之族，捨九百九十九具犁牛，二百餘碩碎金大麥，六十億金錢，有十八封邑僕使傭人，有十六聚落興易商估，妻名迦畢梨，身如金色，儀容美麗，無與等者，如此眾事並皆棄捨，如捐涕唾。於後夜時，捨百千上服，著麤[疊*毛]僧伽胝，歸佛出家，住於林藪。假使狂象舉目視之，便捨狂醉。少欲知足，修杜多行，於大師眾弟子之中，威德尊重最為第一。」(CBETA, T23, no. 1442, p. 682, b15-24)

(2) 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3：「大迦葉者，迦葉名多故，以大辯之：一、大富貴長者所生故。二、能捨大富貴豪族出家故。三、能行頭陀少欲知足大法故。四、國王帝主、天龍鬼神、多知多識所供養故。五、捨世間大利養，少欲知足行乞食故。如大舍利弗，成就大智慧故。如大目連，成就大神通故。以成就大功德故，兼行少欲知足頭陀法故，名大迦葉。」(CBETA, T23, no. 1440, p. 520, c10-17)

(3) 《翻譯名義集》卷1：「摩訶迦葉波，《文句》此翻大龜氏，其先代學道，靈龜負僊圖而應，從德命族，故云龜氏。時人多以姓召之，其實有名，名畢鉢羅；父母禱樹神而生子，故名畢鉢羅。言大者，若約所表，或因智大、德大、心大，故稱大迦葉。若約事釋者，佛弟子中多名迦葉，如十力三迦葉等，於同姓中尊者最長，故標大以簡之。迦葉，或翻飲光。《文句》云：迦葉身光亦能映物。真諦翻光波，古僊人身光炎涌，能映餘光。」(CBETA, T54, no. 2131, p. 1063, b13-21)

(4) 《法華義疏》卷1〈1序品〉：「摩訶迦葉者，《文殊問經》翻為大龜，摩伽陀國之大姓也，從姓立名；別名必鉢羅者，在必鉢羅樹下生，故名必鉢羅童子，其家父母祈禱天神，有梵天下降託以生之，如餘經廣說也。《十八部論疏》云：具足應云：迦葉波。迦葉此云光，波此云飲，合而言之，故云飲光；飲是其姓，上古仙人名為飲光，以此仙人身有光明，

一、迦葉觀二種義而不捨頭陀行

《雜阿含·1141 經》卷 41：

爾時、世尊告摩訶迦葉言：「汝今已老，年耆根熟，糞掃衣重，我衣輕好，汝今可住僧中，著居士壞色輕衣」。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長夜習阿練若，讚歎阿練若、糞掃衣、乞食」。²⁰

佛告迦葉：「汝觀幾種義，習阿練若，讚歎阿練若；糞掃衣、乞食，讚歎糞掃衣、乞食法」？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觀二種義：現法得安樂住義，復為未來眾生而作大明。未來世眾生，當如是念：過去上座六神通，出家日久，梵行純熟，為世尊所歎，智慧梵行者之所奉事。彼於長夜習阿練若、讚歎阿練若；糞掃衣、乞食，讚歎糞掃衣、乞食法。諸有聞者，淨心隨喜，長夜皆得安樂饒益」。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迦葉！汝則長夜多所饒益，安樂眾生，哀愍世間，安樂天人」。

佛告迦葉：「若有毀訾頭陀法者，則毀於我；若有稱歎頭陀法者，則稱歎我。所以者何？頭陀法者，我所長夜稱譽、讚歎。是故迦葉，阿練若者，當稱歎阿練若；糞掃衣、乞食者，當稱歎糞掃衣、乞食法」。²¹

二、迦葉嘆今諸學人難可教授共諍多聞

《雜阿含·1138 經》卷 41：

爾時、世尊告尊者摩訶迦葉：「汝當為諸比丘說法，教誡教授！所以者何？我常為諸比丘說法，教誡教授，汝亦應爾」。

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諸比丘難可教授，或有比丘不忍聞說」。

佛告摩訶迦葉：「汝何因緣作如是說」？

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見有兩比丘，一名槃稠，是阿難弟子；二名阿浮毘，是摩訶目犍連弟子。彼二人共諍多聞，各言：『汝來！當共論議。誰所知多？誰所知勝？』」

能飲諸光令不復現；今此迦葉是飲光仙人種，即以飲光為姓，從姓立名稱飲光也。又此羅漢亦自有飲光事，其人身有金色光明，以閻浮檀金在水底而金光徹出水上，轉輪聖王出世時，夜叉等取此金，將來人間博易，故人間有此金，此金在人間，人間諸金不復現。此金猶不及迦葉金色，是故亦名飲光也。」(CBETA, T34, no. 1721, p. 459, b1-15)

²⁰ 印順法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(p.45-46)：「勸他捨頭陀行，如上面所說。本來，頭陀的隱遁苦行，雖不能契合佛的精神，但不累塵欲（佛曾稱讚他），與世無諍，也沒有勸他捨棄的必要。經上說：「迦葉，汝年老，可棄粗重糞掃衣，受施衣，請食，近我而住」（《S》一六·五）。「近我而住」，漢譯作「可住僧中」（《雜含》四一·一一四一）。可見這是希望他捨頭陀行，與佛共住，住在僧團中；這才能攝理僧事，助揚教化，但結果為大迦葉所拒絕了。」

²¹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301, c10-30)

時尊者阿難住於佛後，以扇扇佛。語尊者摩訶迦葉言：「且止，尊者摩訶迦葉！且忍，尊者迦葉！此年少比丘，少智、惡智」。

尊者摩訶迦葉語尊者阿難言：「汝且默然，莫令我於僧中問汝事」。時尊者阿難，即默然住。²²……

爾時、世尊告二比丘：「汝等二人，實共諍論，各言：汝來！試共論議，誰多、誰勝耶」？

二比丘白佛言：「實爾，世尊」！……

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知我所說修多羅，乃至優波提舍。汝愚癡人！應共諍論，誰多、誰勝耶」？

時二比丘前禮佛足，重白佛言：「悔過，世尊！悔過，善逝！我愚、我癡，不善、不辯，而共諍論」。²³

三、獨覺種性的迦葉²⁴

²² 印順法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(p.46-47)：「釋尊一再勸他，與佛一樣的為比丘們說法，但又為迦葉拒絕了。理由是：「今諸比丘難可為說法教授教誡；有諸比丘聞所說法，不忍不喜」(《S》一六·七、八；《雜含》四一·一一三九、一一四〇)。這說明了有些人不滿意，不歡喜他的說法。有一次，事情明顯的表白出來。佛勸他說法，他還是說：「有諸比丘，聞所說法，不忍不喜」。佛問他這是什麼意思，他就說：「我見有二比丘：一名槃稠，是阿難弟子；一名阿浮毘，是摩訶目犍連弟子。彼二人共諍多聞」(《S》六·六；《雜含》四一·一一三八)。聽聞佛法，目的為了修行，大迦葉所說是對的。但論議佛法的學風，在智慧第一，多聞第一的門下，佛世早就展開。流風不已，後發展為毘勒、阿毘達磨等論藏。論辯法義的學風興起，難免有互諍勝負的情形。這是大迦葉所不能同意的；論辯法義者，也未必尊敬大迦葉。大迦葉說的「有諸比丘不忍不喜」，顯然指當時佛教中心——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難的門下。槃稠與阿浮毘，只是特出的例子而已(《長老偈》——目連偈注，傳說舍利弗的甥兒(出家)，也不滿大迦葉而有所嫌責)。當時，阿難在場，說了幾句，受到大迦葉的嚴厲警告。阿難說：「且止！尊者摩訶迦葉！且忍！尊者迦葉！此年少比丘少智惡智」。「尊者摩訶迦葉語尊者阿難言：汝且默坐！莫令我於僧中問汝事」。末後一句，《別譯雜含》(六·一一二)作：「汝莫於僧中作偏黨語」！就文而論，阿難沒有說他們的互諍勝負是對的，只是希望大迦葉容忍他們，不要為了年少出家的沒有真實智慧，而不肯為比丘們說法。但大迦葉卻認為阿難偏護了他們，所以警告阿難，不要惹我在大眾中學發你的過失。大迦葉在佛前說這些話，而且以大眾力量來威脅，未免太嚴重了！阿難默然的容忍下去；佛叫二人來訓誨一頓，纔算了事。從這可以看出：一向圍繞於釋尊左右，由舍利弗等三位攝導的僧伽，青年多，逐漸傾向於議論。這種學風，與大迦葉的頭陀學風不合。所以佛要他到僧中來，為比丘們說法(應在舍利弗、目犍連入滅以後)，他一概拒絕。這不只是不願意，而是因為學風不同，彼此間有了距離！」

²³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300, b12-c16)

²⁴ 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.546-548)：「Pratyeka-buddha，音譯為辟支迦佛、辟支佛，譯義為「獨覺」(或譯作「各佛」)，是各自獨悟的意思。或梵音小異，讀為Pratityaka-buddha，譯義為「緣覺」。佛教有「獨覺」一類，與大迦葉 Mahākāśyapa 是不無關係的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四一(大正二·三〇一下)說：「世尊告摩訶迦葉言：汝今已老，年耆根熟。糞掃衣重，我衣輕好。汝今可住僧中，著居士壞色輕衣！迦葉白佛言：世尊！我已長夜習阿練若，讚歎阿練若；(長夜習糞掃衣、乞食，讚歎)糞掃衣、乞食」。迦葉年紀老大了，釋尊覺得不用著粗重的糞掃衣，住阿蘭若。勸他回到僧伽中來，著輕好一些的居士施衣。但大迦葉拒絕了佛的好意，因為「長夜」以來，這樣的生活方式，已經習慣了，「云何可捨」！

《增壹阿含·6經》卷5〈12 壹入道品〉：

迦葉對〔*世尊〕曰：「我今不從如來教。所以然者？若當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，我則成辟支佛。」²⁵

四、佛歎迦葉廣大勝妙功德與己同

《雜阿含·1142經》卷41：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、尊者摩訶迦葉，久住舍衛國阿練若床坐處，長鬚髮，著弊納衣，來詣佛所。爾時、世尊無數大眾圍繞說法。時諸比丘，見摩訶迦葉從遠而來。見已，於尊者摩訶迦葉所，起輕慢心言：此何等比丘，衣服麤陋，無有儀容而來，衣服佻佻而來？

爾時、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告摩訶迦葉：「善來迦葉！於此半座。我今竟知誰先出家，汝耶、我耶？」

彼諸比丘心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並相謂言：「奇哉尊者！彼尊者摩訶迦葉，大德、大力，大師弟子、請以半座」。

爾時、尊者摩訶迦葉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是我師，我是弟子」。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我為大師，汝是弟子。汝今且坐，隨其所安」。

尊者摩訶迦葉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、世尊復欲警悟諸比丘，復以尊者摩訶迦葉，同己所得殊勝廣大功德，為現眾故，告諸比丘：「我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

此經，在《增壹阿含經》卷五（大正二·五七〇中）這樣說：「世尊告曰：迦葉！汝今年高長大，志衰朽弊，汝今可捨乞食乃至諸頭陀行，亦可受諸長者請，并受衣裳。迦葉對曰：我今不從如來教，所以然者，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，我則成辟支佛。然彼辟支佛，盡行阿練若，……行頭陀。如今不敢捨本所習，更學餘行」。依經說，住阿蘭若等頭陀行，是辟支佛所行的。上面曾說到，釋尊出家修行，以及初期的佛弟子，都是住阿蘭若，著糞掃衣，常乞食的。這是當時一般沙門的生活方式。釋尊「依法攝僧」，重視僧伽的集體生活；採取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，使更多的人能依法修證。所以釋尊勸大迦葉住到僧伽中來，不妨著居士施衣，正是釋尊建立僧伽的精意所在。大迦葉習慣了當時一般的沙門生活，獨住阿蘭若處，不願意住在僧中，暗示了大迦葉與釋尊在精神上的差距。……在佛弟子中，迦葉是不同於一般弟子的。《增壹阿含經》稱大迦葉所行的，是「辟支佛所行」。除生活方式外，辟支佛的特性，大迦葉的確是具備的。

一、無師自悟：「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，我則成辟支佛」。因為釋尊出世成佛，所以才現弟子身，而其實是自己能覺證的。

二、不說法教化：佛勸大迦葉為大眾說法，迦葉不願意說：「今諸比丘難可為說法；若說法者，當有比丘不忍不喜」。

三、現神通：如《分別功德論》說：「夫辟支佛法，不說法教化，專以神足感動，三昧變現。大迦葉雖復羅漢取證，本識猶存」。

大迦葉的風格，就是辟支佛的風格，這是《雜阿含經》所暗示，《增壹阿含經》與《分別功德論》所明說的。」

²⁵ 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570, b5-7)

初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；摩訶迦葉亦復如我，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初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我欲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；彼摩訶迦葉亦復如是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我隨所欲，慈，悲，喜，捨；空入處，識入處，無所有入處，非想非非想入處；神通境界，天耳，他心智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盡智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彼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漏盡智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」。

爾時、世尊於無量大眾中，稱歎摩訶迦葉同已廣大勝妙功德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²⁶

五、佛將法寶授付迦葉、阿難二人，令無有缺減

《增壹阿含·5經》卷35〈40七日品〉：

（一）佛讚許迦葉雖年已朽邁，猶不捨頭陀行，為世間人民作良友福田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語迦葉曰：「汝今年已朽邁，無少壯之意，宜可受諸長者衣裳及其飲食。」

大迦葉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受彼衣食。今此納衣隨時乞食，快樂無比。所以然者？將來當有比丘，形體柔軟，心貪好衣食，便於禪退轉，不復能行苦業，又當作是語：『過去佛時，諸比丘等亦受人請、受人衣食。我等何為不法古時聖人乎？』坐²⁷貪著衣食故，便當捨服為白衣，使諸聖賢無復威神，四部之眾漸漸減少；聖眾已減少，如來神寺復當毀壞；如來神寺已毀壞故，經法復當凋落。是時，眾生無復精光²⁸；以無精光，壽命遂短。是時，彼眾生命終已，皆墮三惡趣，猶如今日眾生之類，為福多者皆生天上，當來之世為罪多者，盡入地獄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迦葉多所饒益，為世人民作良友福田。迦葉當知：吾般涅槃後千歲餘，當有比丘於禪退轉，不復行頭陀之法；亦無乞食、著補納衣，貪受長者請其衣食；亦復不在樹下閑居之處，好喜莊飾房舍；亦不用大小便為藥，但著餘藥草極甘美者；或於其中貪著財貨，恠惜房舍，恆共鬥諍。爾時，檀越施主篤信佛法，好喜惠施，不惜財物。是時，檀越施主命終之後盡生天上。比丘懈怠者，死入地獄中。如是，迦葉！一切諸行皆悉無常，不得久保。」

「又迦葉當知：將來之世，當有比丘剃鬚髮而習家業，左抱男，右抱女，又執箏簫在街巷乞食。爾時，檀越施主受福無窮，況復今日至誠乞食者。如是，迦葉！一切行無常，不可久停。迦葉當知：將來之世，若有沙門比丘當捨八種道及七種之法，如我今日於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寶。將來諸比丘以為歌曲，在眾人中乞食以自濟命，然後檀越施主飯彼比丘眾，猶獲其福，況復今日而不得其福乎！」

（二）佛不久當取滅度，將法寶授付迦葉、阿難二人，令無有缺減，並說二人之殊妙處

²⁶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302, a1-b1)

²⁷ 坐：因為；由於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039）

²⁸ 精光：指風儀神采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215）

我今持此法付授迦葉及阿難比丘。所以然者？吾今年老以向八十，然如來不久當取滅度，今持法寶付囑二人，善念誦持，使不斷絕，流布世間。其有過絕²⁹聖人言教者，便為墮邊際。是故，今日囑累汝經法，無令脫失。」

是時，大迦葉及阿難即從座起，長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以何等故，以此經法付授二人，不囑累餘人乎？又復如來眾中，神通第一不可稱計，然不囑累？」

世尊告迦葉曰：「我於天上、人中，終不見此人，能受持此法寶，如迦葉、阿難之比。然聲聞中亦復不出二人上者，過去諸佛亦復有此二人受持經法。如今迦葉、阿難比丘之比³⁰，極為殊妙。所以然者？過去諸佛頭陀行比丘，法存則存，法沒則沒，然我今日迦葉比丘留住在世，彌勒佛出世然後取滅度。由此因緣，今迦葉比丘勝過去時比丘之眾。又阿難比丘云何得勝過去侍者？過去時諸佛侍者，聞他所說，然後乃解，然今日阿難比丘，如來未發語便解，如來不復語，皆悉知之。由此因緣，阿難比丘勝過去時諸佛侍者。是故，迦葉！阿難！吾今付授汝，囑累汝此法寶，無令缺減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偈言：「一切行無常，起者必有滅，無生則無死，此滅最為樂！」是時，大迦葉及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³¹

六、佛囑四大聲聞至法滅盡時方入滅，唯除大迦葉等彌勒出現才入滅

《增壹阿含·3經》卷44〈48 十不善品〉：

爾時，彌勒當說三乘之教，如我今日弟子之中，大迦葉者行十二頭陀，過去諸佛所善修梵行，此人常佐彌勒，勸化人民。」爾時，迦葉去如來不遠，結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繫念在前。

爾時，世尊告迦葉曰：「吾今年已衰耗，年向八十餘。然今如來有四大聲聞³²，堪任遊化，智慧無盡，眾德具足。云何為四？所謂大迦葉比丘、君屠鉢漢比丘、賓頭盧比丘、羅云比丘。汝等四大聲聞要不般涅槃，須吾法沒盡，然後乃當般涅槃。大迦葉亦不應般涅槃，要須彌勒出現世間。所以然者？彌勒所化弟子，盡是釋迦文佛弟子，由我遺化得盡有漏。³³

²⁹ 過絕：1.誅滅；滅絕。2.阻止禁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1032）

³⁰ 比：介詞。比起……來。用來比較性狀和程度的差別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258）

³¹ 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46, a21-c24)

³² 印順法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(p.232)：「傳說佛世有「四大聲聞」——大迦葉、阿那律、賓頭盧、羅睺羅，共同教化跋提長者及其姊的傳說（五分律卷二六）。佛陀涅槃以後，佛教界有感於依怙及護持的需要，因而有「四大聲聞」不入涅槃，住世宏化的傳說。「四大聲聞」是：大迦葉、君屠鉢漢、賓頭盧、羅睺羅（彌勒下生經·舍利弗問經）。後來，「十六羅漢」住世護持佛法的傳說，也流傳人間。「十六羅漢」，初見於堅慧《入大乘論》；玄奘所譯《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》，詳說「十六羅漢」，及護持的化區。（在中國，訛傳而成爲十八羅漢）。以上是部派佛教的傳說。」

³³ 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88, c25-p. 789, a9)

(七) 阿那律 (Aniruddha, Anuruddha)³⁴

一、天眼第一阿那律比丘

《增壹阿含·1經》卷20〈28聲聞品〉：

時婦報言：「長者！頗聞迦毘羅衛國斛淨王子名阿那律，當生之時，此地六變震動，遶舍一由旬內，伏藏自出？」

長者報言：「我聞有阿那律，然不見之耳！」

時，婦語長者言：「此豪族之子，捨居家已，出家學道，修於梵行，得阿羅漢道，天眼第一，無有出者。然如來亦說：『我弟子中天眼第一，所謂阿那律比丘是。』」次第二比丘來入乞者，為識不乎？」

長者報言：「我不識之。」……³⁵

二、阿那律精進得天眼，佛為開示六法無有厭足，勸令修此六法

- ³⁴ (1)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11：「尊者阿尼盧陀…是佛堂弟，亦捨貴位，隨佛出家，有大勢力。曾有商主，於大海中遭遇厄難，稱其名字，船得安隱，不損珍財，還到故居。於大師眾弟子之中，得淨天眼最為第一。」(CBETA, T23, no. 1442, p. 682, c11-15)
- (2) 《翻譯名義集》卷1：「阿那律，或云何那律陀，此云無減。若施食福，人天受樂，于今不減。《淨名疏》云：或云何泥盧豆，或阿(音遏)[少/兔](乃侯)樓駄，(唐賀)如楚夏不同耳。此云如意，或云無貧，過去餓世曾以稗飯施辟支佛，九十一劫天人之中受如意樂，故名如意；爾來無所乏斷，故名無貧。佛之從弟。《西域記》云：阿泥[打-丁+聿](虛骨)陀舊曰：阿那律者，訛也。」(CBETA, T54, no. 2131, p. 1063, b22-29)
- (3) 《分別功德論》卷4：「阿那律所以稱天眼第一者，時佛為大會說法，阿那律在坐上睡眠，佛見其眠謂曰：今如來說法，汝何以眠耶！夫眠者，心意閉塞與死何異！那律慚愧剋心自誓：從今以後不敢復眠。不眠遂久眼便失明。所以然者？凡有六食，眼有二食：一、視色，二、睡眠；五情亦各有二食，得食者六根乃全。以眼失眠食故喪眼根，佛命耆域治之。曰：不眠不可治。已失肉眼無所復觀，五百弟子各棄馳散，倩人貫針，捫摸補衣，線盡重貫，無人可倩，左右唱曰：誰欲求福者與我貫針？世尊忽然，到前取來，吾與汝貫。問曰：是誰？曰：我是佛也。佛已福足，復欲求福耶？曰：福德可厭耶？那律思惟：佛尚求福，況於凡人耶？心中感結，馳向佛視，以至心故忽得天眼；以得天眼，復重思惟便得羅漢。凡羅漢皆有三眼：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。那律正有二眼：慧眼、天眼也。三眼視者亂，肉、天爭功，精麤雜觀故曰亂也。那律專用天眼，觀大千世界，精麤悉觀，別形質中，有識無識，皆悉別知；天人所見有淨、不淨。極淨觀者，見世界中諸有形類，有識無識見皆動搖，疑謂是蟲而非蟲也。不淨觀者，見飯粒動皆謂是蟲。優劣之殊有自來矣，以是言之天眼第一。」(CBETA, T25, no. 1507, p. 41, c21-p. 42, a14)
- (4) 《法華義疏》卷1〈1序品〉：「阿菟樓駄者，翻為如意，亦云無貧。以過去一食施辟支佛，十五劫中，天上人中受於福樂，最後得羅漢，常得如意無有貧窮，是甘露飯王之子也。」(CBETA, T34, no. 1721, p. 459, c22-25)

³⁵ 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47, b15-23)

《增壹阿含·5經》卷31〈38力品〉：

（一）阿那律聽法時睡眠為佛所呵，然誓不眠而精進，眼根遂損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與無央數百千萬眾而為說法。爾時，阿那律在彼坐上。是時，阿那律在眾中睡眠。爾時，佛見阿那律睡眠，便說此偈：

「受法快³⁶睡眠，意無有錯亂？賢聖所說法，智者之所樂。

猶如深淵水，澄清無瑕穢，如是聞法人，清淨心樂受。

亦如大方石，風所不能動，如是得毀譽，心無有傾動。」

是時，世尊告阿那律：「汝畏王法及畏盜賊而作道乎？」

阿那律報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阿那律：「汝何故出家學道？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厭患此老、病、死、愁、憂、苦、惱，為苦所惱，故欲捨之，是故出家學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，族姓子！信心堅固，出家學道，世尊今日躬自說法。云何於中睡眠？」

是時，尊者阿那律即從座起，偏露右肩，長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自今已後形融體爛，終不在如來前坐睡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那律達曉不眠，然不能除去睡眠，眼根遂損。

爾時，世尊告阿那律曰：「勤加精進者與調戲蓋相應，設復，懈怠與結相應，汝今所行當處其中。」

阿那律白佛：「前已在如來前誓，今不能復違本要。」

是時，世尊告耆域曰：「療治阿那律眼根。」

耆域報曰：「若阿那律小睡眠者，我當治目。」

世尊告阿那律曰：「汝可寢寐。所以然者？一切諸法由食而存，非食不存。眼者以眠為食，耳者以聲為食，鼻者以香為食，舌者以味為食，身者以細滑為食，意者以法為食，我今亦說涅槃有食。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涅槃者以何等為食？」

佛告阿那律：「涅槃者以無放逸為食，乘無放逸，得至於無為。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雖言眼者以眠為食，然我不堪睡眠。」

（二）阿那律穿針補衣，祈願欲求福者代為貫針，佛為貫針並為說於六法無有厭足。

爾時，阿那律縫故衣裳。是時，眼遂敗壞，而得天眼，無有瑕穢。

是時，阿那律以凡常之法而縫衣裳，不能得使縷通針孔中。是時，阿那律便作是念：諸世間得道羅漢，當與我貫針。

是時，世尊以天耳清淨，聞此音聲，諸世間得道阿羅漢者，當與我貫針。

爾時，世尊至阿那律所而告之曰：「汝持針來，吾與貫之。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向所稱說者，謂諸世間欲求其福者，與我貫針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世間求福之人無復過我，如來於六法無有厭足。云何為六？一者、施；

³⁶ 快〔ㄎㄞˋ〕：放肆；縱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p.435）

二者、教誡；三者、忍，四者、法說、義說；五者、將護眾生，六者、求無上正真之道。是謂，阿那律！如來於此六法無有厭足。」

阿那律曰：「如來身者真法之身，復欲更求何法？如來已度生死之海，又脫愛著。然今日故求為福之首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阿那律！如汝所說，如來亦知此六法為無厭足。若當眾生知罪惡之原身、口、意所行者，終不墮三惡趣，以其眾生不知罪惡之原，故墜墮三惡趣中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世間所有力，遊在天人中，福力最為勝，由福成佛道。」

是故，阿那律！當求方便，得此六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³⁷

（八）大迦旃延（Mahākātyāyana，mahākaccāyana、mahākaccāna）³⁸

一、世間諍言皆不離貪欲及見欲，唯世尊能離

《雜阿含·546經》卷20：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、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在跋蘭那聚落烏泥池測。時有執澡灌杖梵志，詣摩訶迦旃延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問摩訶迦旃延言：「何因何緣，王、王共諍？婆羅門、居士，婆羅門、居士共諍？」

摩訶迦旃延答梵志言：「貪欲繫著因緣故，王、王共諍，婆羅門、居士，婆羅門、居士共諍」。梵志復問：「何因何緣，出家、出家而復共諍？」

摩訶迦旃延答言：「以見欲繫著故，出家、出家而復共諍」。³⁹

³⁷ 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8, c17-p. 719, b19)

³⁸ (1)《翻譯名義集》卷1：「摩訶迦旃延，什曰：南天竺·婆羅門姓也，善解契經者。《淨名疏》云：此翻不定，有云扇繩，有云文飾，未知孰正。或曰：此云離有無，破我慢心。」(CBETA, T54, no. 2131, p. 1063, c26-29)

(2)《法華義疏》卷1〈1序品〉：「迦旃延者，舊翻為肩乘，此兩字誤也。應云扇繩，其父早亡，母戀之不嫁，如繩繫扇故名扇繩。三藏云：上古有仙人名柯羅，此云思勝，此仙人具足聞思勝於餘人，故云思勝；其是仙人種故名思勝。《注法華經》云：姓迦旃延是其門徒中之長故稱為大，今謂應如注釋。《智度論》云：有婆羅門道人姓迦旃延，不應亦有扇繩之喻，用以為名；但迦旃延既是其姓，扇繩即是其名也。」(CBETA, T34, no. 1721, p. 459, c14-22)

³⁹ 印順法師《佛在人間》(p.146-149)：「

諍，見於語言文字，見於行動，而實深刻的存於內心。扼要來說：內心的諍有二：一、見諍；二、愛諍。這二者又根源於「受」與「想」，所以稱受想為「諍根」。見，是見解，這裡專指主觀的成見、偏見、倒見、邪見。當人類觸對對象時，必然的攝取境相。所取的境相，有著局限性，片面性；攝取境相時，必覺有異於其他的特性，如此而並不如彼（「取境分齊」），這才成為一個個的心象。從此「構畫名言」表現於思想議論，這是認識過程中「想」的力用。

梵志復問摩訶迦旃延：「頗有能離貪欲繫著，及離此見欲繫著不」？

尊者摩訶迦旃延答言：「梵志！有，我大師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能離此貪欲繫著，及見欲繫著」。

梵志復問：「佛世尊今在何所」？

答言：「佛世尊今在婆羅耆人中，拘薩羅國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」。

爾時、梵志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向佛所住處，合掌讚歎：「南無（南無）佛世尊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能離欲貪諸繫著；悉能遠離貪欲縛及諸見欲——諍根本」。

時持澡灌杖梵志，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⁴⁰

二、耆年宿士不是以年壽計，但於五欲能離貪等，仍為宿士

《雜阿含·547經》卷20：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在婆羅那烏泥池側，與眾多比

這種有著局限性，片面性，是此非彼個體性的心象，使我們的認識，不能有完整的認識，不能把握真正的事理，不免錯亂，不免矛盾，不免畸輕畸重，自是非他。有了這執一概全，以末為本，以非為是等，一切如盲摸象的異見、異說，世間即由此而糾纏不清。《眾義經》說：「各各自依見，戲論起諍競；知此為知實，不知為謗法。……若依自見法，而生諸戲論，若是為淨智，無非淨智者」。真的，誰不自以所見為正確，誰不執己見而排斥他說。如以成見、偏見為正智，為能得真理，那麼誰都獲得真理了！這種從認識缺陷性而來的見諍，一向就「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」。「以見欲繫著故，出家（與）出家而復共諍」。宗教與哲學者，由於見執而聚訟紛紜，釋尊早就為我們說破；而到這思想鬥爭尖銳的現代，越發顯出他的重要性來。

愛，是貪欲。權力、名譽、生命，都是人類所貪著的；而衣食住等經濟生活（及男女性生活），尤為欲界人類貪求的對象。在我們觸對對象時，內心必起反應而領「受」於心。這一內心的反應，有自己主觀的標準，起著合意的，不合意的，或無所謂的領受。合意的樂受，即引起愛欲而戀戀不捨。沒有得到的，一心一意的去追求。得到了，一心一意的希望增多，無限的增多；保有，永遠的保有。所以說：受為愛欲的根元。然經濟生活，本為一切屬於一切，也可說不屬於任何一人。以愛欲的習見，而想攝屬為自己，以為屬於自己，已含有嚴重的錯誤。何況經濟的物質生活，從個人說，決非一人所能完全取得，終不免陷於無限欲求而永不滿足。從大眾說，你以愛欲而想佔有，不斷的佔有，他也想佔有，無限的佔有，當然要引起衝突，而成為不息的鬥爭。這一由於物欲而來的諍競，釋尊更說得分明：「以欲為本故，母共子諍，子共母諍，父子兄弟親族展轉共諍。……以欲為本故，王王共諍，民民共諍，國國共諍。彼因共相諍故，以種種器仗轉向加害：或以手扠，或以石擲，或以杖打刀斫」。這種家庭、社會、國際間的鬥爭，古今有何差別？不過現在多了飛機、大砲、原子彈、毒氣等而已。

總之，我們有見解，即使理解到並不完全，並不徹底，而多少希望別人服從自己的意見。我們有物質的需求，即使理解得別人也一樣需要，而多少希望自己得到的勝過別人。見與愛，為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中的兩大諍執，而這實根源於認識中的受與想。佛說五蘊，特立受、想為二蘊，即重視他是見諍與愛諍的根源。」

⁴⁰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141, b22-c15)

丘，集於食堂，為持衣事。時有執杖梵志，年耆根熟，詣食堂所，於一面柱杖而住。須臾默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諸長老！汝等何故見老宿士，不共語、問訊、恭敬命坐」？

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亦在眾中坐。時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梵志言：「我法有宿老來，皆共語、問訊、恭敬禮拜，命之令坐」。

梵志言：「我見此眾中，無有老於我者，不恭敬禮拜命坐。汝云何言我法見有宿老，恭敬禮拜，命其令坐」？

摩訶迦旃延言：「梵志！若有耆年，八十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成就年少法者，此非宿士。雖復年少，年二十五，色白髮黑，盛壯美滿，而彼成就耆年法者，為宿士數」。

梵志問言：「云何名為八十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而復成就年少之法？年二十五，膚白髮黑，盛壯美色，為宿士數」？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梵志言：「有五欲功德，謂眼識色，愛、樂、念；耳識聲，鼻識香，舌識味，身識觸，愛、樂、念。於此五欲功德，不離貪，不離欲，不離愛，不離念，不離渴。梵志！若如是者，雖復八十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是名成就年少之法。雖年二十五，膚白髮黑，盛壯美色，於五欲功德，離貪，離欲，離愛，離念、離渴。若如是者，雖復年少，年二十五，膚白髮黑，盛壯美色，成就老人法，為宿士數」。

爾時、梵志語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尊者所說義，我自省察，雖老則少；汝等雖少，成耆年法。世間多事，今便請還」。

尊者摩訶迦旃延言：「梵志！汝自知時」。

爾時、梵志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還其本處。⁴¹

三、世間一切依業而有，故四姓是平等的

《雜阿含·548經》卷20：

如是我聞：

（一）國王問尊者：婆羅門自言：我勝他劣，此義云何？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在稠林中住。時摩偷羅國王，是西方王子，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，禮摩訶迦旃延足，退坐一面。問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婆羅門自言：我第一、他人卑劣，我白、餘人黑，婆羅門清淨、非非婆羅門；是婆羅門子，從口生，婆羅門所化，是婆羅門所有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！此義云何」？

（二）尊者答國王：世間言說耳，當知業真實依於業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摩偷羅王言：「大王！此是世間言說耳。世間言說，言婆羅門第一、餘人卑劣，婆羅門白、餘人黑，婆羅門清淨，非非婆羅門；是婆羅門，從婆羅門生，生從口生，婆羅門所化，是婆羅門所有。大王！當知業真實者，是依業者」。

（三）尊者廣分別依業真實

王語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此則略說，我所不解，願重分別」！

尊者摩訶迦旃延言：「今當問汝，隨問答我」。

⁴¹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141, c16-p. 142, a17)

1、舉受用物資而論四姓平等

即問言：「大王！汝為婆羅門王，於自國土諸婆羅門、剎利、居士、長者，此四種人悉皆召來，以財、以力，令其侍衛，先起後臥，及諸使令，悉如意不」？

答言：「如意」。

復問：「大王！剎利為王，居士為王，長者為王，於自國土所有四姓，悉皆召來，以財、以力，令其侍衛，先起後臥，及諸使令，皆如意不」？

答言：「如意」。

復問：「大王！如是四姓悉皆平等，有何差別？當知大王！四種姓者，皆悉平等，無有勝如差別之異」。

摩偷羅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實爾，尊者！四姓皆等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」。

「是故大王！當知四姓，世間言說為差別耳，乃至依業真實，無差別也。」

2、舉犯盜受罰說四姓平等

復次、大王！此國土中有婆羅門，有偷盜者，當如之何」？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婆羅門中有偷盜者，或鞭、或縛、或驅出國，或罰其金，或截手、足、耳、鼻，罪重則殺。及其盜者，然婆羅門則名為賊」。

復問大王：「若剎利、居士、長者中，有偷盜者，當復加何」？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亦鞭、亦縛，亦驅出國，亦罰其金，亦復斷截手、足、耳、鼻、罪重則殺」。

「如是大王！豈非四姓悉平等耶？為有種種差別異不」？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是義者，實無種種勝如差別」。

尊者摩訶迦旃延復語王言：「當知大王！四種姓者，世間言說，言婆羅門第一、餘悉卑劣，婆羅門白、餘人悉黑，婆羅門清淨、非非婆羅門；當依業，真實業依耶」？

3、舉十善業說四姓平等

復問大王：「婆羅門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、貪、恚、邪見，作十不善業跡已，為生惡趣耶？善趣耶？於阿羅呵所，為何所聞」？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婆羅門作十不善業跡，當墮惡趣，阿羅呵所，作如是聞」。

剎利、居士、長者，亦如是說。復問大王：「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，離殺生乃至正見，當生何所，為善趣耶？為惡趣耶？於阿羅呵所，為何所聞」？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者，當生善趣。阿羅呵所，作如是聞」。

如是剎利、居士、長者，亦如是說。復問：「云何大王！如是四姓為平等不？為有種種勝如差別」？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是義者，則為平等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」。

「是故大王！當知四姓悉平等耳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。世間言說故，有婆羅門第一、（餘人卑劣），婆羅門白、餘者悉黑，婆羅門清淨、非非婆羅門；婆羅門生，生從口生，婆羅門作，婆羅門化，婆羅門所有。當知業真實業依」。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實如所說，皆是世間言說，故有婆羅門勝、餘者卑劣，婆羅門白、餘者悉黑，婆羅門清淨、非非婆羅門；婆羅門生，生從口生，婆羅門化，婆羅門所有。皆是業真實依於業」。

爾時、摩偷羅王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⁴²

四、離有、無二見，則爲正見

《雜阿含·301經》卷12：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梨聚落深林中待賓舍。爾時、尊者[跳-兆+散]陀迦旃延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正見，云何正見？云何世尊施設正見？」

佛告[跳-兆+散]陀迦旃延：「世間有二種依，若有、若無，為取所觸；取所觸故，或依有，或依無。若無此取者，心境繫著、使，不取、不住，不計我，苦生而生，苦滅而滅；於彼不疑、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自知，是名正見，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。所以者何？世間集，如實正知見，若世間無者不有；世間滅，如實正知見，若世間有者無有。是名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」。⁴³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[跳-兆+散]陀迦旃延聞佛所說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44

（九）羅睺羅（rāhula）⁴⁵

⁴²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142, a18-p. 143, a1)

⁴³ 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(p.58)：「試問：為什麼如實正觀世間集可離無見而不起有見呢？正觀世間滅可離有見而不墮於斷見呢？因為中道的緣起法，說明了緣起之有，因果相生，是如幻無自性之生與有，所以可離無因無果的無見，卻不會執著實有。緣起本性就是空寂的，緣散歸滅，只是還它一個本來如是的本性，不是先有一個真實的我真實的法被毀滅了；見世間滅是本性如此的，這就可以離有見而不墮於斷滅了。這是說：要遣除眾生怖畏諸行空寂，以涅槃為斷滅的執著，不僅在知其為無常生滅，知其為有法無我，必需要從生滅之法、無我之法，直接體見其如幻不實，深入一切空寂，而顯示涅槃本性無生。」

⁴⁴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85, c17-p. 86, a3)

⁴⁵ (1)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11：「具壽羅怛羅…是佛之子，捨俗出家。若不出家，當為轉輪王。於大師眾弟子之中，愛重學處，奉持無失最為第一。」(CBETA, T23, no. 1442, p. 682, c26-29)

(2)《翻譯名義集》卷1：「羅睺羅，什曰：阿脩羅食月時名羅睺羅；秦言覆障，謂障月明也。羅睺羅六年處母胎所覆障，故因以為名。《西域記》云：羅怛羅舊曰：羅睺羅。又曰：羅云，皆訛略也，此云執日。《淨名疏》曰：有翻宮生，太子出家，太妃在宮何得有娠，佛共淨飯王於後證，是太子之子，親是宮之所生，因名宮生。」(CBETA, T54, no. 2131, p. 1064, a5-11)

(3)《法華義疏》卷1〈1序品〉：「羅睺羅者，此云覆障。以六年在胎，為胎所障，故云覆障。三藏云：本是阿修羅名，此阿修羅能以手障月。若具翻之，應云障月佛子，所以作此名者，是借喻為目。佛自說：我正法如月，此兒障月，欲出家學道有兒則成障也。雖復是障而如來能捨之。佛自說：過去世羅睺羅數數為道作障，我亦數數能捨之。又名宮生，佛出家後而耶輸有身，諸釋種詰之，耶輸云：乞待生子後當證驗。生子已後耶輸燃大火聚，抱子而立誓曰：若非佛子當母子俱燒，遂投，火聚便滅而母子無他，諸釋種曰：真

一、佛善巧教誡羅云莫妄語

《中阿含·14 羅云經》卷3〈2 業相應品〉：

〔一〕傾水覆盆，戒羅云莫妄語

我聞如是：一時，佛遊王舍城，在竹林迦蘭哆園。

爾時，尊者羅云亦遊王舍城溫泉林中。於是，世尊過夜平旦，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，乞食已竟，至溫泉林羅云住處。尊者羅云遙見佛來，即便往迎，取佛衣鉢，為敷坐具，汲水洗足。佛洗足已，坐羅云座。

〔二〕佛取水器瀉出而留少水以喻道少者

於是，世尊即取水器，瀉留少水已，問曰：「羅云！汝今見我取此水器，瀉留少水耶？」

羅云答曰：「見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羅云：「我說彼道少，亦復如是，謂知已妄言，不羞不悔，無慚無愧。羅云！彼亦無惡不作。是故，羅云！當作是學，不得戲笑妄言。」

〔三〕將少水盡瀉以喻盡棄道者

世尊復取此少水器，盡瀉棄已，問曰：「羅云！汝復見我取少水器，盡瀉棄耶？」

羅云答曰：「見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羅云：「我說彼道盡棄，亦復如是，謂知已妄言，不羞不悔，無慚無愧。羅云！彼亦無惡不作。是故，羅云！當作是學，不得戲笑妄言。」

〔四〕將水器覆著地上用喻道覆者

世尊復取此空水器，覆著地已，問曰：「羅云！汝復見我取空水器，覆著地耶？」

羅云答曰：「見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羅云：「我說彼道覆，亦復如是，謂知已妄言，不羞不悔，無慚無愧。羅云！彼亦無惡不作。是故，羅云！當作是學，不得戲笑妄言。」

〔五〕水器由覆朝上仰放則喻道仰空者

世尊復取此覆水器，發令仰已，問曰：「羅云！汝復見我取覆水器，發令仰耶？」

羅云答曰：「見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羅云：「我說彼道仰，亦復如是，謂知已妄言，不羞不悔，不慚不愧。羅云！彼亦無惡不作。是故，羅云！當作是學，不得戲笑妄言。」⁴⁶

二、佛善巧引導羅睺羅心趨成熟，堪受正法要，順證得漏盡

是宮生，佛到迦毘羅城七日即度之為道。」(CBETA, T34, no. 1721, p. 460, b23-c6)
⁴⁶ (CBETA, T01, no. 26, p. 436, a13-b12)

《雜阿含·200 經》卷 8：⁴⁷

〔(一) 羅睺羅請佛略說法要〕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、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！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已，如是思惟：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修持梵行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

〔(二) 世尊觀察他心未成熟，依序令他為人演說法要〕

爾時、世尊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慧未熟，未堪任受增上法。問羅睺羅言：「汝以授人五受陰未」？

羅睺羅白佛：「未也，世尊」！

佛告羅睺羅：「汝當為人演說五受陰」。

爾時、羅睺羅受佛教已，於異時為人演說五受陰。說已，還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為人說五受陰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：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

爾時、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。問羅睺羅言：「汝為人說六入處未」？

羅睺羅白佛：「未也，世尊」！

佛告羅睺羅：「汝當為人演說六入處」。

爾時、羅睺羅於異時，為人演說六入處。說六入處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為人演說六入處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！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

爾時、世尊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。問羅睺羅言：「汝已為人說尼陀那⁴⁸法未」？

羅睺羅白佛言：「未也，世尊」！

佛告羅睺羅：「汝當為人演說尼陀那法」。

爾時、羅睺羅於異時，為人廣說尼陀那法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為我說法！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

⁴⁷ (1)《成實論》卷 16〈194 三慧品〉：「三慧：聞慧、思慧、修慧。從修多羅等十二部經中生，名為「聞慧」。以此能生無漏聖慧，故名為慧。如經中說：羅睺羅比丘今能成就得解脫慧，雖聞『達(*韋)陀』等世俗經典以不能生無漏慧，故不名聞慧。若能思量諸經中義是名「思慧」，如說行者聞法思惟義趣。又說，行者聞法思惟義已，當隨順行，若能現前知見是名「修慧」。如說行者於定心中見五陰生滅，如諸經中說：汝等比丘修習禪定，當得如實現前知見。又如羅睺羅讀誦五受陰部等名聞慧，獨處思義名思慧，後得道時名修慧。」(CBETA, T32, no. 1646, p. 366, c7-19)

(2) 另詳參見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89(CBETA, T30, no. 1579, p. 801, b2-p. 802, a12)。

⁴⁸ 《大智度論》卷 33〈1 序品〉：「尼陀那者，說諸佛法本起因緣。佛何因緣說此事，修多羅中有人問故為說是事，毘尼中有人犯是事故結是戒，一切佛語緣起事皆名尼陀那。」(CBETA, T25, no. 1509, p. 307, b5-8)

〔三〕令他觀察如上法要之義

爾時，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智未熟，廣說乃至告羅睺羅言：「汝當於上所說諸法，獨於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觀察其義」。

爾時、羅睺羅受佛教敕，如上所聞法、所說法，思惟稱量，觀察其義。作是念：此諸法，一切皆順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輸涅槃。

爾時、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於如上所聞法、所說法，獨一靜處，思惟稱量，觀察其義。知此諸法，皆順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輸涅槃」。

〔四〕佛為廣說「一切無常」之教

爾時、世尊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智熟，堪任受增上法。告羅睺羅言：「羅睺羅！一切無常。何等法無常？謂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，如上無常廣說」。

爾時、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退。

爾時、羅睺羅受佛教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純修梵行，乃至見法，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成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⁴⁹

（十）優波離（upāli）⁵⁰

《增壹阿含·2經》卷38〈43 馬血天子問八政品〉：

〔一〕佛為優波離說修持八關齋戒及發願功德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賢聖八關齋法。汝等善思念之，隨喜奉行！」爾時，諸比丘從佛受教。

1、明八關齋法之數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為八關齋法！一者不殺生，二者不與不取，三者不婬，四者不妄語，五者不飲酒，六者不過時食，七者不處高廣之床，八者遠離作倡伎樂、香華塗身。是謂，比丘！名為賢聖八關齋法。」

2、明八關齋法之行法

是時，彼優波離白佛言：「云何修行八關齋法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於是，優波離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往詣沙門若長老比丘所，自稱名字，從朝至暮如羅漢，持心不移不動，刀杖不加群生，普慈於一切：『我今受齋法，一無所犯，不起殺心，習彼真人之教：不盜，不婬，不妄語，

⁴⁹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51, a15-c10)

⁵⁰ 《翻譯名義集》卷1：「鄔(安古)波離，有翻化生，或翻上首。以其持律為眾紀綱，故名優波釐；或翻近執，以佛為太子時彼為親近執事之臣。古人云：佛之家人，非也。訛云優波離。」(CBETA, T54, no. 2131, p. 1064, a1-4)

不飲酒，不過時食，不在高廣之座，不習作倡伎樂、香華塗身。』設有智慧者，當作是說；假令無智者，當教彼如此之教。又彼比丘當一一指授，無令失次⁵¹，亦莫超越。復當教使發誓願。」

3、教使發誓願

優波離白佛言：「云何當發願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彼發願時：

『我今以此八關齋法，莫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亦莫墮八難⁵²之處，莫處邊境，莫墮凶弊之處，莫與惡知識從事，父母專正，無習邪見，生中國中，聞其善法，分別思惟，法法成就。

持此齋法功德，攝取一切眾生之善，以此功德，惠施彼人，使成無上正真之道，持此誓願之福，施成三乘，使不中退。

復持此八關齋法，用學佛道、辟支佛道、阿羅漢道，諸世界學正法者亦習此業，正使將來彌勒佛出現世時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值遇彼會，使得時度⁵³。』

彌勒出現世時，聲聞三會，初會之時九十六億比丘之眾，第二之會九十四億比丘之眾，第三會九十二億比丘之眾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亦值彼王及國土教授師，作如是之教，無令缺漏。」

（二）持此齋戒若不發願雖獲其福，福不足言，佛舉本生事而明之

是時，優波離白世尊言：「設彼善男子、善女人雖持八關齋，於中不發誓願者，豈不得大功德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雖獲其福，福不足言。所以然者？我今當說：

1、在寶藏佛時因佐勸眾事發願成佛而得授記

（1）勸諸弟子當修三上人法業

「過去世時，有王名寶岳，以法治化，無有阿曲，領此閻浮提境界。爾時，有佛名曰寶藏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眾祐，出現於世。彼王有女名曰牟尼，顏貌殊特，面如桃華色，皆由前世供養諸佛之所致也。爾時，彼佛亦復三會，聲聞初會之時一億六萬八千之眾，第二之會一億六萬之眾，第三之會一億三萬之眾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。

「是時，彼佛與諸弟子說如此之法：『諸比丘！當念坐禪，勿有懈怠。復求方便，誦習經戒。』彼佛侍者名曰滿願，多聞第一，如我今日阿難比丘多聞最勝。時，彼滿願

⁵¹ 失次：次序錯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477）

⁵² 《中阿含·124 八難經》卷 29（大正 1，613b1-c10）：「世尊告諸比丘：人行梵行而有八難——八非時也。云何為八？若時如來…出世說法…彼人爾時生地獄中。是謂人行梵行第一難、第一非時。復次，若時如來…出世說法…彼人爾時生畜生中；生餓鬼中；生長壽天中；生在邊國夷狄之中…是謂人行梵行第五難、第五非時。復次，若時如來…出世說法…彼人爾時雖生中國，而聾瘡如羊鳴，常以手語，不能知說善惡之義，是謂人行梵行第六難、第六非時。復次，若時如來…出世說法…彼人爾時雖生中國，不聾、不瘡、不如羊鳴、不以手語、又能知說善惡之義，然有邪見及顛倒見，如是見、如是說：無施、無齋、無有呪說、無善惡業、無善惡業報、無此世彼世、無父無母、世無真人…是謂人行梵行第七難、第七非時。復次，若時如來…不出於世、亦不說法…是謂人行梵行第八難、第八非時。」

⁵³ 時度：謂按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699）

比丘白寶藏佛言：『諸有比丘諸根闇鈍，亦不精進於禪定法，又不誦習。今日世尊欲安此人著何聚中？』寶藏佛告曰：『設有比丘諸根闇鈍，不堪任行禪法者，當修三上人法業。云何為三？所謂坐禪、誦經、佐勸眾事。』⁵⁴如是彼佛與諸弟子說如此微妙之法。

〔2〕不堪任修行禪法當行勸助之法

「爾時，有長老比丘，亦不堪任修行禪法。時，彼比丘便作是念：我今年衰長大，亦不能修其禪法，今當求願行勸助之法。是時，彼長老比丘入野馬城中，求燭火、麻油，日來供養寶藏如來，使明不斷。」

〔3〕持此功德福業發願成佛而得授記

「是時，王女牟尼見此長老比丘里巷乞求，即問彼比丘曰：『比丘！今日為何所求？』比丘報曰：『聖女當知：我年衰邁，不堪行禪法，故求乞脂油，用供養佛，續尊光明。』是時，彼女聞佛名號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白彼長老比丘曰：『汝今，比丘！勿在餘處乞求，我自相供給，麻油燈炷盡相惠施。』」

「是時，長老比丘受彼女施，日來取油供養寶藏如來，持此功德福業，施與無上正真之道，口自演說：『年既衰大，又復鈍根，無有智慧得行禪法，持此功德之業，所生之處莫墮惡趣，使將來之世值遇聖尊，如今寶藏如來無異；亦遇聖眾如今聖眾而無有異；說法亦當如今無異。』是時，寶藏如來知彼比丘心中所念，即時便笑，口出五色光，而告之曰：『汝今，比丘！將來無數阿僧祇劫當作佛，號曰燈光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』是時，長老比丘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身心堅固，意不退轉，顏色特勝。不與常同。」

「時，彼牟尼女人見彼比丘顏色殊常，即前問曰：『比丘！今日顏色極為殊妙，不與常同，得何意故？』比丘報曰：『王女當知：向者，如來以甘露見灌。』牟尼女問曰：『云何如來以甘露見灌？』比丘報曰：『我為寶藏如來所授決，言將來無數阿僧祇劫當得作佛，號曰燈光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身心牢固，意不退轉。如是，王女！為彼如來之所授決也。』王女問曰：『彼佛頗授我決乎？』長老比丘報曰：『我亦不知為授汝蒞不？』」

〔4〕明欲得授記須心意清淨，發願牢固

「是時，王女聞比丘說已，即乘羽寶之車，往至寶藏如來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王女白佛言：『我今見檀越施主，所須脂油恒相供給，然今世尊授彼比丘決，獨不見授蒞。』寶藏如來告曰：『發心求願，其福難量，何況以財惠施乎？』牟尼女報曰：

⁵⁴（1）《出曜經》卷7〈5 放逸品〉：「云何智者解了道義？坐禪、誦經、佐助眾事。云何坐禪？夫坐禪入定者，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，得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空處識處、不用處、有想無想處。…云何誦經？堪任誦習，契經、律、阿毘曇雜藏，及外異學所誦經典。…云何佐助眾事？是時無放逸人能勸四輩供事三寶興起塔寺，或起講堂冬溫夏涼，或作食堂修治補缺，散華燒香香汁灑地，供給當來過去現在眾僧。」（CBETA, T04, no. 212, p. 645, b17-c3）

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3〈1 序品〉：「『勸導福處』者，若比丘不能坐禪，不能誦經，教化勸導修立德；或有比丘能坐禪、誦經，見諸比丘衣食乏少，力能引致，亦行勸導。及諸菩薩憐愍眾生故，以福德因緣勸化之。又出家人，若自求財，於戒有失，是故勸導以為因緣。」（CBETA, T25, no. 1509, p. 305, b23-29）

（3）印順法師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（p.189-190）：「修行、學問、興福。這三者總括了出家學佛的一切事行；弘揚佛法，利益眾生，都不外乎此。以個人來說，專心修行（專指定慧說），為上上第一等事。以佛教及眾生來說，學問與興福，正是修習智慧與福德資糧，為成佛所不可缺少的大因緣。出家而能在這三面盡力，即使不能盡如佛意，也不致欠債了。」

『設當如來不授我荊者，當自斷其命根。』寶藏如來報曰：『夫處女人之身，求作轉輪聖王者，終不獲也；求作帝釋者，亦不可獲也；求作梵天王者，亦不可得也；求作魔王者，亦不可得也；求作如來者，亦不可得也。』女曰：『我定不能得成無上道乎？』寶藏佛報曰：『能也，牟尼女！成無上正真道也。然王女當知：將來無數阿僧祇劫有佛出世，是汝善知識，彼佛當授汝決。』

「是時，王女白彼佛言：『受者清淨，施主穢濁乎？』寶藏佛告曰：『吾今所說者，心意清淨，發願牢固。』是時，王女語已，即從座起，頭面禮足，遶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優波離當知：無數阿僧祇劫，燈光佛乃出現於世，治在鉢頭摩大國，與大比丘眾十六萬八千眾俱，國主、人民悉來承事。是時，彼國有王名提波延那，以法治化，領此閻浮境界。是時，彼王請佛及比丘僧而飯食之。是時，燈光如來清旦著衣持鉢，將諸比丘眾入城。

2、於燈光佛時見佛相好發願成佛而得授記

「爾時，有梵志子名曰彌勒，顏貌端政，眾中獨出，像如梵天，通諸經藏，靡不貫練，諸書呪術，皆悉明了，天文地理，靡不了知。是時，彼梵志遙見燈光佛來，顏貌殊特，世之奇異，諸根寂定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莊嚴其身。見已，便發喜豫之意，善心生焉：『書籍所載如來出現，甚為難遇，時時乃出，猶如優鉢華時乃出耳！我今當往試之。』是時，梵志手執五華往至世尊所，復作是念：其有三十二相者，名曰成佛。即以五根華散如來上，又求三十二相，唯見三十相，而不見二相，即興狐疑：今觀世尊不見廣長舌及陰馬藏。即時說此偈：

『聞有三十二，大人之相貌；今不見二相，相好為具不？

頗有陰馬藏，貞潔不婬乎？豈有廣長舌，舐耳覆面乎？

為我現其相，斷諸狐疑結；陰馬及舌相，唯願欲見之！』

「是時，燈光佛即入三昧定，使彼梵志見其二相。是時，燈光佛復出廣長舌，左右舐耳放大光明，還從頂上入。是時，梵志見如來有三十二相具足。見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普作是說：『唯願世尊當見觀察！我今持五華奉上如來，又持此身供養聖尊。』發此誓願時，彼五華在空中化成寶臺，極為殊妙，四柱四門。彼時，見交露臺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發此誓願：『使我將來之世作佛，當如燈光佛，弟子翼從，悉皆如是。』

「是時，燈光知彼梵志心中所念，即時便笑。佛世尊常法：若授決時世尊笑者，口出五色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是時，光明已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日月無復光明，還從頂上入。設如來授決之時，光從頂上入；設授辟支佛決時，光從口出還入耳中；若授聲聞荊者，光從肩上入；若授生天之決者，是時光明從臂中入；若荊生人中者，是時光明從兩脇入；若授生餓鬼決者，是時光明從腋入；若授生畜生決者，光明從膝入；若授生地獄決者，是時光明從腳底入。

「是時，梵志見光從頂上入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布髮在地，並作是說：『設如來不授我決者，即於此處自斷壞，不成諸根。』是時，燈光佛知梵志心中所念，即告之曰：『汝速還起，將來之世，當成作佛，號釋迦文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』是時，摩納聞佛授決已，心懷踊躍，不能自勝。即於彼處，得遍現三昧，踊在虛空，去地七刀，叉手向燈光如來。

（三）說明發願功德不可稱記，能至甘露滅盡處；若不發誓願者，終不成佛道

「汝優波離莫作異觀，爾時寶藏如來時長老比丘，豈是異人乎？爾時燈光如來是也。爾時王女牟尼，我今是也。時寶藏如來立我名號字釋迦文，我今以此因緣故，說此八關齋法。當發誓願，無願不果。所以然者？若彼女人作是誓願，即於彼劫成其所願也。若長老比丘不發誓願者，終不成佛道。誓願之福不可稱記。得至甘露滅盡之處。如是，優波離，當作是學！」

爾時。優波離聞佛所說。歡喜奉行。⁵⁵

⁵⁵ 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56, c16-p. 758, c11)

【附錄】

助佛揚化的上座

印順法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(p.8-11)：

釋尊晚年，攝導眾僧的情形，究竟怎樣呢？

釋尊是老了，如阿難說：「世尊今者膚色不復明淨，手足弛緩，身體前傾」(《S》四八·四一)。腰酸背痛，不時需要休息。

釋尊的攝導僧團，事實上有賴於上座長老的助理。從經律看來，奉佛的教命而為眾說法，或奉命執行某項任務，主要是阿那律陀，阿難，舍利弗，目犍連。

阿那律陀，也是佛的堂弟，大阿羅漢，天眼第一。可惜他的肉眼有病，不能多承擔為法的義務。

釋尊晚年，也可說從阿難出任侍者（釋尊五十六歲）以後，佛教就在內有阿難，外有舍利弗與目犍連的助理下，推行教化。阿難重於內務；而一般的教化，遊行攝導，都是舍利弗與目犍連，同心協助。

這裡且引幾節經文來證明。

佛說：「此二人，當於我弟子中最為上首，智慧無量，神足第一」(《五分律》一六)。

又說：「舍利子比丘，能以正見為導御也；目犍連比丘，能令立於最上真際，謂究竟漏盡。舍利子比丘，生諸梵行，猶如生母；目連比丘，長養諸梵行，猶如養母。是以諸梵行者，應奉事供養恭敬禮拜」(《M》一四一；《中》七·三一)。

釋尊對於舍利弗與目犍連的功德，對二人的教導學眾，陶賢鑄聖，讚譽為如生母與養母一樣，那是怎樣的器重呢！

經上又說：「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，於彼方我則無事」(《雜含》二四·六三八)。

「我觀大眾，見已虛空，以舍利弗，大目犍連般涅槃故。我聲聞惟此二人，善能說法，教授教誡」(《S》四七·一七；《雜含》二四·六三九)。

這是二大弟子涅槃以後，釋尊所有的感歎。僧團中沒有他們，顯然有（空虛）僧伽無人之慨。有了舍利弗，釋尊就可以無事（放心）；沒有了他，又非釋尊自己來處理不可。這可見二人生前，在僧伽中所有的地位了！

某次，舍利弗與目犍連，與五百比丘來見佛。聲音吵鬧了一點，釋尊叫他們不必來見，到別處去。後來，釋尊又慈愍他們，讓他們來見佛。釋尊問他們：我不要你們來，你們的感想怎樣？舍利弗說：我想：「如來好遊閑靜，獨處無為，不樂在鬧，是故遣諸聖眾耳！……我亦當在閑靜獨遊，不處市鬧」。釋尊立即糾正他：「莫作此念！……如今聖眾之累，豈非依舍利弗、目犍連比丘乎」！目犍連說：我想：「然今如來遣諸聖眾，我等宜還收集之，令不分散」。釋尊聽了，讚歎說：「善哉目犍連！眾中之標首，惟吾與汝二人耳」(《增一含》四五·二)！

從這一對話中，看出了釋尊是器重二人，而將教誨聖眾（僧）的責任，囑累他們。

內有阿難，外有舍利弗（目犍連），覺音的《善見律》，也透露這一消息：「時長老阿難言：除佛世尊，餘聲聞弟子，悉無及舍利弗者。是故阿難若得（衣、食、藥）……好者，先奉舍利弗。……（舍利弗說）我今應供養世尊，阿難悉作，我今得無為而住；是故舍利弗恆敬重阿難」。彼此相敬，內外合作，在釋尊衰老而不勝繁勞的情形下，使僧眾清淨，佛法得迅速的發展開來。

所以從表面看來，釋尊統攝的僧團，部分責任，在阿難與舍利弗，目犍連的身上。為眾說法，是他們；有什麼事，也要他們去（如去黑山驅逐馬師與滿宿）。

上座長老，本來還有不少。摩訶迦旃延，遊化到阿槃提國去了。摩訶迦葉，不大顧問僧事，總是與一類頭陀行者，自己去精進修行。」